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威武之师。著名作家熊诚创作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建军大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史诗般展现了一幅恢弘的革命历史画卷,饱含深情地讴歌了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书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全书共分11章,分别为:“风雨广州”“北伐前夜”“铁军纵横”“风再起时”“苍茫时分”“第一枪”“激流险滩”“井冈山”“绝处逢生”“伟大的会师”和“新的征程”。内容涵盖了“建军之路”的过程、根据地的建立、我军发展历史上涌现的英雄人物及其热血壮举、踏上胜利的新征程等等。全面地再现了创建黄埔军校、叶挺独立团诞生、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古田会议等一系列重大革命

史诗般展现人民军队光辉历史

——读熊诚长篇小说《建军大业》

历史事件。回顾了人民军队初建阶段的重大革命史实,史诗性解答了人民军队90多年光辉历程中的3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建军”“如何建军”“建立什么样的军队”。在给读者带去精神洗礼的同时,也带去了思考和启迪。

时光倒转回97年前的春夏之交,白色恐怖逐渐笼罩大江南北。继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蒋汪合流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惨遭镇压,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当此存亡之秋,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凌晨,战斗的枪声划破夜空,震古烁今的南昌起义正式爆发。一群年轻的革命者们呐喊着前仆后继、奋勇冲锋,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起义取得胜利。人民军队打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宣告伟大的人民军队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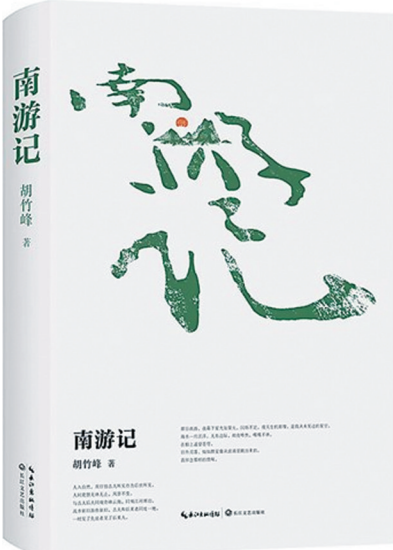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当时,敌军围追堵截,部队一路艰苦作战,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锐减至1000人。面对这种局面,在毛泽东率领下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此开创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9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全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魂。自此以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力量历经5次反“围剿”、2.5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困难、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都敢于用大无畏的精神亮剑,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峥嵘岁月,浩荡乾坤。90多年后,这支队伍在党的统一指挥之下,一直不断成长和壮大,布防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人民的安全筑起一道铁血钢墙。

人民军队的历史是一部光荣史。《建军大业》与以往描述这段历史的书籍有一个

很大的不同,就是故事从建立黄埔军校开始讲起。可能有人会问,黄埔军校不是国民党的主场吗?熊诚说,“其实不然,黄埔军校是在苏联的支持下经国共双方合作建立的。当时,周恩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等都在军校任职。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军事人才,为建立红军奠定了重要基础。”1925年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黄埔一期生为骨干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正式成立。这便是军史上威名赫赫的“叶挺独立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

风展战旗美如画,不辱使命铸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97年的光辉历程表明,人民军队只有时时刻刻牢记“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才能无往不胜。今天,在强军目标的时代号令下,这支从历史的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的队伍正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强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阔步前行。

钟芳



《南游记》是胡竹峰新近创作的一部游记散文集,分上中下3卷,由57篇文章组成,记述了作家游历海南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有学者曾说,“游记,它具体而微地书写出作家主观的精神色彩,以及他们接触客观的风景时内心中种种悲怆或欢乐的印象、感受、咏叹、呼号、颤栗和搏击,这正是能够感动和启发读者的地方。”胡竹峰在游历海南的行程中领略当地山水人文,从中生发出复杂的情感变化和心灵体认,这种颇具个人化的内在体验,成为作家创作的源头活水。他把对自然的敬畏、对时间的感慨诉诸笔端,叙写自身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对沧桑历史的思索。

通读《南游记》,不难发现作家对海岛自然景观、风物人情的细致刻画和生动描摹。《百花岭》写岭上绿意盎然,瀑布如练,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观。《椰田古寨》中,古寨古风扑面而来,黎族人对死亡既从容又慷慨的豁达态度令人心生触动。《落笔洞记》由露珠写到石刻,引申出作家要“大笔作大文章”的理想与追求。时光虽将过往蹉跎成了遗迹,但古人曾经驻足过的山水依旧气韵灵动。作家以行走的姿态穿梭于海南山水之间,将往事娓娓道来。在《遗址》中,他想象祖辈的生活,通过虚构故事演绎先民的迁徙与生存。《水会守御所》中,作家站在明代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的城门,遥想古代的

山水间的诗意栖居

——散文集《南游记》读后

兵士庶民、城郭村落。行旅中的灿烂时光,被作者用文字定格。他登上铜鼓岭观赏苍茫雄浑的海景;在南海博物馆体验沉香与黄皮梨交织而成的文化风景;乘船出海,坐在船头看风浪翻涌、水天一色的辽阔景象……

散文创作要有对个体精神世界的自觉观照。海南的一切,触发了作者对生命的形而上思考。从孔夫子发出“逝者如斯夫”的喟叹起,水与时间似乎就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家站在南尧河畔思考时间、生命与水的关系——“时间如水,生命如水。”山水若无文化的浸润,便欠缺几分厚重,作家对海南的抒写不单是借景抒情,更在山水风景和地域风情中杂糅进复杂的人生况味,力求抵达精神的高度。

“古淡”可以说是《南游记》的又一大特点。这里所谓的“古”,即作家在笔法上精炼字句,并引诗入文,遣词造句尽显古韵;同时,在内容上描写古人之生活,思辨古人之文章。胡竹峰曾在《与古为徒,一家头面》中谈及,“古人的遣词造句芬芳了中国人的文心,文明离不开文字,我希望写出汉语之美,脱胎换骨进入前人营造的珠玑美玉氛围。”而所谓“淡”,即语言淡雅。《南游记》淡而有味,作者在记游感兴与揽胜怀古的同时穿插各种传说轶事,兼顾纷繁意绪和生命情致的展露,在视觉印象和情感体验等方面有独到的艺术表现力与情绪感染力。

《南游记》融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其典雅的文字彰显出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认同。但真正打动人心文字必然与时代有关,与生活有关。在这部行走之书,胡竹峰用手中之笔记录山河、记录生活与时代,用文字联袂古今,让烟火气生动浮现在书页之间。诚如作家在接受访谈中所说,“人人离不开生活场,笔录时代,墨色才鲜活。”

据学习强国平台



在学术行业,一样有祖师崇拜、学术赶集、资辈亲疏、派系与行规、控制与反抗、顺从与革命,有主流与边缘的分野、师承与圈子的壁垒、尊老与维亲的传统,还有自卖自夸的学术营销、连横合纵的操纵方略。有些看似国民性的学界弊端,其实是国际性的科学社会学难题;有些貌似公平的行业规则,其实严重束缚着学术发展。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关注普通学术工作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者,供普通学术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术工作者参考的“社会生态志”。

作者施爱东,学者,著有《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故事法则》《故事机变》《故事的无稽法则》《民俗学立场的文化批评》等。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仔”》一书从营生分类,描述了清朝刑科题本档案中“剃头匠”“木匠”“铁匠”“篾匠”“开豆腐店的小业主”“挖煤的”“茶农”“演戏艺人”等从事多种职业的底层劳动群像,梳理他们在纠纷中反映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史料中蕴含着这些普通人的生存逻辑与社会应对策略,构成了清代普通人的历史。该书呈现了常建华教授近年来利用清朝刑科题本对于清代社会研究的思考,揭示了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作品既有历史考证的厚度,又兼具大众趣味。

作者常建华,学者,作品有《史学鸿泥》《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中国古代女性婚姻家庭》《清朝大历史》等。



《众生百态》